

中國當代名人錄

李國強等著



第十九集

目 錄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1
人才難得丁文斌	16
琿春開發有強力領導 ——記吉林省委副書記兼延邊州委書記 張德江	33
記寧夏自治區區委書記黃璜	52
寧夏自治區主席白立忱	64
程法光向李鵬提五項意見	76
石家莊女書記李海峯	86
福建省長賈慶林	蘇溪 95
海南省省長劉劍鋒	106
吉林省省長高嚴	115
鄧小平第一任夫人張錫瑗	136
黎子流談廣州賽馬	156
「科技富翁」徐慶中	164
張天師第六十五代後裔張繼禹	169
心腦血管病剋星王保平	177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

魯平，怎樣的一個人？

熟悉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的人士，都說他是個富有感情色彩的人。

魯平也稱自己做事情是：「幹起來就很投入，投進去就產生感情。對待港澳事務也是如此。」

對那些想知道他經歷的人，魯平會坦率地告訴他：「我的履歷很簡單。」

《中國建設》的副總編輯

進入國務院港澳辦之前的20多年時間，魯平一直在外文局《中國建設》雜誌工作，這是一份面向國外讀者的刊物，魯平是雜誌的副總編輯。

他的投入那時就表現得淋漓盡致：爲了提高工作效率，他設計了一種活動的圖表掛在牆上，使所有編



▲魯平（1927—），四川省閬中縣人，現年65歲，1990年11月，開始接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

輯部的人對每篇文章、每天的進度一目了然，並以身作則做到當天的事情當天完；爲了保證稿件質量，他親自動手在內部刊物上撰文，提醒某些人寫文章切忌教條主義和八股，不要贏了乒乓球就說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如果輸了呢？……

一篇文章下放幹校

這篇題爲《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文章，在「文

革」時成了魯平「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證。魯平挨了批鬥，下放到「五七幹校」去勞動。

在幹校，魯平種過菜、養過豬、修過板車，後因他在中學唸的是工業學校、又有修理和安裝無綫電的經驗而成了幹校的一名電工。

廖公調魯平籌組港澳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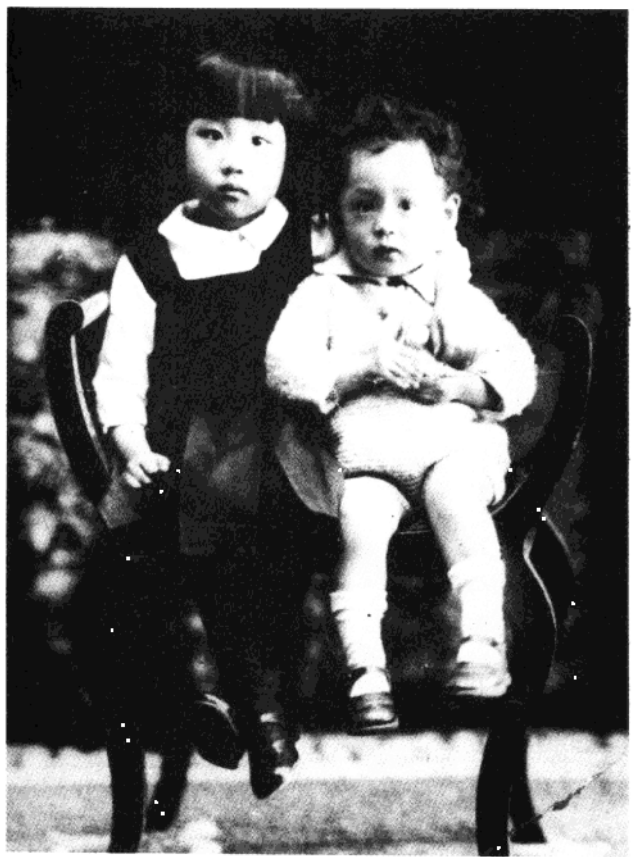
魯平是外文局中最後一批獲「解放」的幹部。1978年，廖承志正在抓組建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工作，廖公是魯平的老領導，魯平也因此成為籌組港澳辦的元老之一。

現在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位於北京市甘家口附近。從港澳辦向北步行十分鐘就是外文局——那個多年來魯平為其花過心血，也為其吃過苦頭的單位；從國務院港澳辦驅車向東十分鐘就是阜外醫院——魯平父親逝世的地方。魯平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新中國成立後，魯平動員他從海外回到祖國。「文革」中，老人一直跟着自己的獨生兒子在幹校生活，身心受盡了磨難。

魯平在港澳辦進進出出，無論是途經外文局還是路過阜外醫院，都會有許許多多的感觸。……

全過程參與香港重大決策

不說不知道，魯平是目前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中參與了中國政府決定收回香港主權、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制訂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進行中英關於香港新機場問題談判等重大事件全過程的唯一一人。但



▲童年時的魯平(右)。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的同事對魯平敬重，似乎並非來自他的資歷，他們欽佩魯平對港澳事務的熟悉、對高層政策理解的透徹、對政治事件的敏感和處理問題的從容和運籌帷幄。

「你說怎麼辦？怎麼辦？」

魯平不是在關鍵時刻不露聲色的人。中英關於香港新機場問題的談判剛剛開始，有香港記者在廣州採訪了正在參加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的魯平，並問及中國政府在修建香港新機場問題上為何如此關心港英政府的財政儲備。魯平毫不掩飾自己的態度，他直截了當地反問：「如果到了97年，香港的財政儲備只剩下一個零頭，你們說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港督彭定康在倫敦與中國大使馬毓真會晤時索取了魯平住宅的電話號碼，但是，他不會使用。彭說：「作爲一名政治家，我習慣於與人交談和打電話。」

有些報紙作文章，調侃魯平連說三個「怎麼辦」。也有電視台的記者在香港街頭找過路市民，請他們對機場問題談談看法，結果連訪5人，竟衆口一辭認為魯平問得有理。可見「怎麼辦」也是香港人的擔憂，不是魯平的空穴來風。

柯利達在釣魚台說欽佩魯平

香港新機場談判一度陷入僵局，不僅香港居民，不少國家的領導人都對此表示關注。雙方達成共識經歷了9個月的努力。其間魯平領導下的中方談判組既堅持原則，又不失靈活，再次用行動印證了魯平常說的那句話：「我們真心實意地希望香港保持繁榮穩定，我們沒有任何私利。」

1991年6月30日晚8時，魯平和英國首相的外交私人顧問柯利達在北京釣魚台十四號樓草簽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新機場建設暨有關問題的諒解備忘錄》，當雙方舉起斟滿香檳的酒杯時，老資格的外交家柯利達對魯平說：「我非常欽佩你，你是一位傑出的國家利益的捍衛者。」

機場備忘錄草簽後， 魯平填下《卜算子》。

以後，《諒解備忘錄》由中國總理李鵬和英國馬卓安首相正式簽署生效。一些傳媒稱《諒解備忘錄》是聯合聲明之後的又一個重要里程碑，它為國際上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一個互諒互讓、和平談判、協商解決的模式。

「不要以為受洋教育的人就是洋奴」

在舊上海租界長大的魯平，親眼見到列強對中國人的壓迫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飽受的屈辱，深知國家的強大才是人民揚眉吐氣的保證。在會見香港來的朋友時，他多次談起自己的這一感受。在釣魚台接見香港一個訪京團時，團裏有人向他進言，要求增加香港終審法院外籍法官的比例。魯平聽了這話提高嗓門說：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不是一句空話，難道只有增加外籍法官，法律才能公正嗎？對香港自己的法官你們怎麼連起碼的信任都沒有呢？看得出，魯平確實動了氣。

魯平的雙親接受的是洋教育，他自己也從小在洋學校就讀，但他對記者說：「不要以為受洋教育的人就是洋奴。」他的父母一輩子都在言傳身教，要兒子做一個真正的、有骨氣的中國人。從兒時開始，魯平就是一個決不奴顏婢膝的孩子，與洋孩子打羣架他常常充當急先鋒的角色。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日本人進了租界，魯平唸的美國學校被日本人接管了。有一次，日本老師帶領同學喊「大日本萬歲」時，魯平却振臂高呼「大中國萬歲！」還有一次，他故意把講桌放在講台的邊緣，老師輕輕一碰，講桌砰然倒地，令日本老師在學生的哄堂大笑中露出一副尷尬相……

現在的魯平當然早已沒有了孩童時代的那種鬥爭方式，但是愛國精神始終表現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他把這種精神作為從事港澳工作最重要的質素，以此要求手下的每一個工作人員。

代理農學院院長姚醒黃



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魯平唸大學時已投身學運工作，1945年18歲時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6月，魯平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農學院畢業。這是他畢業證書上的照片。

《諒解備忘錄》草簽後，魯平填寫了一首《卜算子》——「雨扣榻前窗，風擾伊人覺，已是深更夜靜時，何事爭相極。晨起萬空晴，鵲雀聲聲早，只見青遍柳樹梢，方曉春之到。」新機場問題久談不下的焦慮，此時可稍得放鬆。

魯平學過英語、俄語、 法語、西班牙語和拉丁語

魯平被港澳辦公室的年輕幹部稱為「語言天才」。英語以外，他還學過日語、俄語、法語、西班牙語和拉丁語，並與人合作翻譯過一本西班牙文的書。由於經常和港澳客人交往，現在魯平聽廣東話也沒有困難了。

在香港總商會用英文演講

1991年3月，魯平升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後第一次訪港，其中一項安排是在香港總商會作一次演講。中文的講稿是早已準備好的，但因在座的大都是來自海外的投資者，魯平改變了用中文演講的打算。

1991年3月9日，香港一份報章有如下報導——「魯平在發表演講前說，他本想透過傳譯員，但恐怕氣氛將會太過沉悶，座上客會打瞌睡，故他決心自己以英語講話。」他不僅用流暢的英語發表了長達25分鐘的講話，而且放下講稿後又用英語對在座的中外人士表達了自己的心聲。魯平說：「我處理港澳事務已有10年，對香港產生了一份特別的感情，我由衷地希望香港繼續繁榮，因為，香港的繁榮就是中國的繁榮。我以港澳辦主任的名義向各位承諾，我將竭盡所能，創造一個為繼續成功所需的環境，因為，你們的成功等於我們的成功。」

不做墨守成規的人

實施一國兩制的構想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全新的事

業，鄧小平是「一國兩制」構想的總設計師，而魯平就像一個工程師，為實現這一構想投身其中，不斷探索，以他的智慧和才幹迎接了一個又一個的挑戰，嘔心瀝血，永不言倦，這大概也與他對新事物特別感興趣有關係吧。

魯平青年時代在上海聖約翰大學農學院攻讀，他同時選修了兩門與農學不太有關的課程，一門社會學，一門邏輯學。有一次考試，試題是關於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魯平把他與課本上講的，老師教的完全不同的觀點寫在答卷上。沒想到老師因為他發揮了自己的思想並言之有理而給了魯平一個高分。魯平從這件事中受到啟發：不要滿足於做一個墨守成規的人。

「怎樣對美國說『不』！」

魯平現在也鼓勵年輕幹部要有創造性、有開拓精神。當下屬提出與他相左的想法時，他很樂於聽取，只要想法有道理，他就欣賞，以至欣然接受。

對那些介紹當代新學科、新趨勢、新觀點的書籍，魯平的興趣並不亞於年輕人，《大趨勢》、《第三次浪潮》這些曾在中國大學生中風行一時的書魯平也看過。最近他剛剛讀完一本英譯日本人的著作《怎樣對美國說「不」！》。

他一天批閱的文件 相當於一部中篇小說

92年1月，魯平應港督之邀訪港，他在香港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每天達14小時。隨行的三人比魯平年

輕，回到北京已精疲力盡，而魯平却毫無疲意，剛結束了在香港的訪問，就馬不停蹄地直奔廣州去參加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草委會主任擴大會議。

魯平每天批閱數萬字的文件，大約相當於一部中篇小說：每天必看的香港報紙有10份，包括英文《南華早報》，如果在辦公室沒看完，就把報紙帶回家去看。他講究效率，當天要做的事決不拖過夜，這已成了習慣，所以他手頭沒有積壓的文件。

會見過多少個港澳團體？

魯平接待任務頻繁，一年中會見的港澳團體他自己也數不清，最多的時候一周之內天天有會見，有時



▲魯平和姬鵬飛在一起。

一天還不止一次。

港澳辦有人和我談起魯平，說他「精力過人」，可是給魯平開車的寧師傅說：「魯平太辛苦，有時坐在車上就睡着了。」

基本法通過時，他哭了

我問魯平：「一生中什麼事最讓你高興？」魯平不假思索地回答：「《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通過。」



▲中共最高層重視香港工作，魯平的意見可以直達層峯。

爲了這部後來被鄧小平稱作「創造性的傑作」、「具有歷史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法律著作」的出台，《基本法》全體草委花費了4年零8個月的辛勞，做爲草委會的秘書長，魯平傾注的心血當然比別人更多。

基本法（草案）通過的當晚，在北京貴賓樓的慶賀晚宴上，魯平高興得引吭高歌，他和李後興奮地穿梭於各個席位，同每個人碰杯。我見到當時的魯平笑得嘴都合不攏了。

然而，直到兩年後的今天我才知道，那天在人民大會堂雲南廳表決現場，魯平掉了眼淚。

魯平對我說：「聽到宣布《基本法》（草案）全部條款獲得以上票數通過，看到大家站起身來鼓掌，我掉淚了。我很激動，總算爲國家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總算爲香港的繁榮穩定出了一份力，我這輩子沒有白活……」在我的錄音機錄下魯平這段回憶的同時，我看到他那動容的神態：深深埋坐在一張皮椅裏，若有所思的看眼神中流露出一種詩人般的情懷。

65歲的魯平將港澳辦公室稱作他工作歷程的最後一站：「我幹不了幾年了，但我會鞠躬盡瘁。」

他這樣說，也已經這樣做了。

港澳辦沒有人稱他主任

魯平對部下要求嚴格。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會議期間，秘書處工作人員住在酒店，魯平要求他們內衣褲自己洗，不要麻煩酒店服務人員。當發現仍有人把內衣褲塞進了洗衣裝時，魯平嚴厲批評了他們。

每日準時到辦公室

魯平更嚴於律己，凡他要求別人的必自己率先做到。他去外地出差，即使深夜返京，第2天早上也準時到辦公室來；會見賓客，不論規格高低，他都提前到達，總是他等候賓客，不讓客人等他。

魯平還有平易近人，極富人情味的一面：

1990年，港澳辦一批工作人員遷入新居，魯平利用星期天挨家挨戶去走訪，過年的時候，魯平拿着個搪瓷飯盆來和大家一起聚餐，吃「團圓飯」；有時魯平



▲多年的工作研究和閱歷，使魯平成爲了「香港通」，他對香港問題如數家珍，對數字的背誦可以脫口而出。

會和年輕人熱烈探討昨晚電視節目中的那場球賽，令大家忘了他的年齡，忘了他是個領導……

所以，全港澳辦上上下下沒人叫他「主任」，都稱呼他「魯平同志」，看來是很自然的事。

「他覺得吃饅頭比應酬自在得多」

許多港澳記者對魯平的辦公室有一種神秘感，因為魯平謝絕對他的私人採訪，記者採訪他大都靠圍追堵截的戰術。

其實，要知道魯平辦公室的位置並不十分困難，當港澳辦下班的鈴聲響過後，3樓的一個窗口常常還亮着燈，這就是魯平辦公的地方。

這間約30平方米的辦公室內有一張大桌，兩張單人梳化，一個折迭床和一個保險櫃。除了兩盤一品紅，這裏幾乎沒有任何裝飾品，四壁一張字畫也沒有。

床架上掛着一件北京老百姓喜歡的那種穿起來很隨便、很舒適的棉襖，暗淡的顏色和極普通的款式，讓人難以相信它屬於「上鏡」時總是西服革履的魯平。